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八十七回 舒化修書請聖僧 怪狼聞經修善果

長老見這個精靈，不似那三個猙獰，卻比猙獰更加跳躍，緊睜著眼兒賤人，噉尖著嘴兒說話，手裡拿著把暗刃刀，心裡想要算出人地步。這精靈現了形，不言不語，看著長老。長老乃問道：「你是哪種精靈？」只見無仁精靈代他答道：「他是無智積孽。」長老道：「他自不言，你如何替答？」無仁精靈道：「他假做癡呆懵懂，莫說拙口鈍腮，只怕是機謀在腹。」無智精靈聽了，便大笑一聲，開口說道：「你等已說出我本來面目。我本混沌沌，只因當年二人交往，有個真愚與個卜才。這兩人心腸昏暗，情性頑冥，一日十二時，你只知饑索食；一年十二月，我只知寒索衣。既彼無一朝遠慮，此何嘗早夜思量。兩家父兄無一家不教訓他，及時阻勉做些崢嶸事業。怎知他二人不明白道理，終日反做無益，害了有益。這有長見了這樣人，只該遠離莫親，反上門往來，交好如同膠漆。這二人交到後來，卻便也有個報應。」長老道：「似此二人，樸實無奸，報應自當成他個美。」精靈聽得，把眉一蹙，說道：「這樣人如何報應他？算已墮入無明地獄了。」長老道：「這樣人為甚到此？」精靈也說幾句詞話，說道：「人本性靈非物，心機何不聰明？生來與世若無情，好似塵蒙明鏡。」

長老聽了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有長交不擇友，日與這無智為朋，想必有長也同此一類。」精靈道：「有長才能高過十倍。」長老道：「既高十倍，乃友不如，這罪過卻也當報不差。但不知五種是何冤業？」那四個精靈便望空叫道：「五種的精靈，你也來與長老說明了罷！」

只見五種精靈現了形，說：「我乃無信之積孽。長老要知無信前因，冥司豈肯饒他不報？」長老問道：「無信，可有人見證？」精靈道：「有人，有人。這人就是有長，為人懷著狐疑，更且猶豫，明明正大道理，叫他信實行去。他卻不信。又與一個朋儕相交，這朋儕為人虛詐不情，狡偽百出，不遵聖賢篤信。且是與人期會，莫說千里忘了故人之約，便是自許片言，不能一朝而踐。這人也只因與有長相交，那淳厚誠懇的善士，便不與他來往。不得聞善士忠實之言，不得親善士道義之行，後來冥冥也報他個黑暗地獄之罪。故此有長難免五種無信寬愆。」長老聽了，說：「不差，不差。只是你這種種精靈，要把有長作如何報？」精靈怒目，也說了幾句詞兒。他說道：

信乃人間美德，至誠可格豚魚。誰教他，立心行事盡皆虛，報應昭彰可懼。

精靈念罷，說道：「比如無仁，便等他個不仁的事報他無仁。」長老說：「有長這幾年豈無不仁之事可報？」精靈說：「只因他先靈知此根因，夢中顯化了他與高僧相會。他年來一心只想著吃齋行善，故此不仁之事卻少。我等守候他到今。」長老道：「不仁之事有長既少，難道無義等事也就無有？」精靈道：「只為他一心只想著行善，便一宗兒也不犯著。如今我等守候他多時，只有不信這一種根因，但看他清平院會了高僧後，得了演化因，可把這綱常倫理篤信力行。若是口是心非，入了邪迷境界，我等還要報應他。」長老道：「高僧本意，自修見性明心，不與塵凡渾跡。只因演化因果，明自己心要與大眾明心，見自己性要與大眾見性，倒多了你們精靈報應一出。」精靈道：「我等非精怪，實乃虛靈。你要大眾明心，明的就是這綱常；見性，見的就是這倫理。我五種就是這五種無，若有長能轉化而為有，管教他福壽康寧。卻都在長老傳言高僧，即此是前因文冊。」說罷，五種精靈飛空不見。

萬年長老乃念了一聲「彌陀」，身坐蒲團之上。只見有長走出後屋。說：「天已明亮。師父為小子查看前因，可曾見有文冊麼？」長老不言前事，但只說：「善信要解五種過惡，切莫要使那五樣冤孽來加害，須是小方丈面請高僧教言。我小僧卻查不出那五宗善，叫善信宗宗修也。」有長依言，一面備早齋，留萬年吃了，一面同萬年到方丈裡坐下。萬年自入靜室，向三僧備細把老叟精靈的話說了一番。道副微笑道：「師兄費了一番心思唇舌也。」乃出堂到方丈，只見有長近前稽首，拜求高僧，道：「小子五過，要修五善。請教師父，善從何門而修？」道副道：「過在何處，便從何處修。小僧怎知善信的過，怎叫善信去修？」有長再三懇求道：「望三位師父發一慈悲。小子實是孤陋不知。」尼總持道：「小僧不言，久已知善信之過，不能免五種精靈加害。只願善信多施恩惠與人，不做瞞心昧己，勿自尊大。凡事以理推行，本之以一片實心，自然精靈化為吉祥善事。」有長聽了，贊歎稱謝，道：「小子得領誅心之教深，想起昔年白作之過矣。」乃又說道：「果然多施恩惠與人，人自有感恩圖報。」尼總持笑道：「善信方才已入善境，如何又作惡因？」有長道：「小子聽師父五宗善言，方感悟於心，又何作為惡因？」總持道：「施恩望報，即人有為而施之過。施恩不望報，方乃為善。」總持說罷，在堂僧俗各各點頭，萬年長老乃敲磬誦經，大眾齊和，真個也人天歡喜。後有誇萬年長老明心見性兩句道理，說得真是。五言四句說道：

心性人人具，老僧見自心。

因以及大眾，即是明與新。

話說祖師師徒在清平院居住多時，度化僧俗善信卻也甚眾，只就見在因果成就菩提，注載一二。祖師向三弟子說道：「我願普度一切，隨寓演化，住此日久，欲往前去。汝等可辭方丈眾僧，收拾前去。」萬年及僧眾願留祖師多住幾時。祖師道：「出家人隨所住處，何有去來？但恐汝等煩擾擾心，不若仍還個行無所住。」祖師說罷，稽首謝辭。長老出堂就行，三位高僧隨也出堂上殿，稽首聖像，望山門外走。師徒正才出了山門，只見一人手持著一束帖子，飛走迎到師前，雙膝跪地，道：「小人奉家主之命，來請列位師父到家一齋。」祖師不言。道副乃道：「我等一路行來，不擾檀越之家，不受齋供之請。遇緣庵觀寺院，借間禪室打坐，也還恐驚擾僧道之家。你是哪家檀越，曾未識面知名，承他愛惠，我僧家不與世事，不接書柬。此去前途，有緣面會。不領來書，就煩順壁。」那人捧著柬，只是跪地不起，說：「師父們請看書便知。」道副卻望著祖師。祖師立住腳，說：「徒弟們接與不接，總是要費汝等些精力話言，俟吾等道的時日，但是有願演化也說不得。」乃叫道：「育徒弟，拆了他書看。」道育隨接束拆開，念與師聽。柬上寫著：

愚昧俗子，願微智光。不潔修齋，聊申供養。惟祈鸞鶴雲馭，下降草茅，用聆道范。

上請

方人舒化稽首

道育念畢，祖師道：「你去，我來。」那人起來，往前飛去。道副乃向師道：「此人有說，師豈不知？」祖師笑道：「吾等為演化度脫眾生，安有知其說，放過去的？我所說費汝等精力話言，延捱吾東行化緣時日。」道副唯唯。尼總持與道育乃問道：「師兄道此人來請有說，弟子卻見未真。」道副說：「我亦見未切。只是也知有一種邪魅於中。」祖師道：「汝等已知，便是見道。卻知未真切，便是見道尚未透徹。吾亦不欲先言，汝等到彼自知。」三弟子唯唯，前行不提。

且說這前來請師的是何人，乃是舒官長族弟，遠居在外村，一向知師徒們演化，度脫塵情。今知在清平院居住，特為地方有一宗疑怪事來請，假說一齋供獻。道副已知其情，但不知甚麼疑事，惟有祖師前知，但不先說。這舒化村怪事乃是何事，卻是他這一村族眾人家，喜的是生男，怕的是生女，說生男長大舉了孝廉，便為官為長，掙了家計，便多富多金；生了個女，不是賠錢賠鈔賠妝奩，便是費衣費食空養大，嫁到別人家做活，還要來娘老子搜求。這村人存了此等心腸，凡遇懷孕臨盆，便將水淹殺，十家有九。可憐也是一種血肉性靈，叫她未見天日而絕。哪知生了女成人長大，多少嫁入富貴之門，憫念生身父娘的，供送不休；多少娘老子無後的、貧苦的，依著女兒過活；還有看父娘情份顧瞻弟兄的。古人還有說願生女莫生男的。這村人只因淹殺女子過多，古怪遇著一宗冤孽。離村三里有座神廟，廟中香火供奉的是一位顯靈大聖，一位衛聖神君，一位報應神司。三位正神雖是保護村鄉人民，卻也稽察一方善惡。一日，兩位神道公出，不在廟間，只有顯靈大聖在廟受享地方香火。正才坐在殿上，只見鬼使押了一隻狼來。大聖見了，問道：「鬼使，你去巡緝地方，不來報誰家人行善，誰家男女作惡，何乃押一隻狼來？莫不是這狼作惡傷人？」

鬼使稟道：「小的去巡方，到一荒野林中，見此狼食一死兔。旁有一獐，目視他說：『放了肥膩婦人不吃，卻吃此死兔。』此狼說道：『婦人雖肥，腹中有孕，我不忍為一朝口腹，壞了他兩條生命。』那獐道：『你這惡狼也學修行，卻不知幾年上學的？』此狼答道：『我豈無因而來。一月前打從清平院過，見院人燈燭輝煌，鐘鼓響應。我進去看，門上卻有衛聖神君在那裡坐著。一聲喝住，道：』畜類，何得妄入道場？』此狼說：』道場作甚事，莫不是鄉里搭高台唱戲？若唱的是忠臣孝子，義夫節婦，待我也去看看，也是勸化村人的好事；若唱的是邪淫惡孽，引壞了地方人心，便不去看。』神君道：』你這狼畜，如何也知些道理？此院內是高僧秉教法事，開度有情的道場，超度前亡後化的功果。你倒有些善念。也罷，放你進去一看。』此狼進去，見了道場，又聞了經典，故此歸來，學了修行，不肯傷不孕婦女。小的聽見他這段事由，連狼解上大聖。似此惡狼行善，也該報他個好處，免他受苦六道眾生。」大聖聽得道：「二位公出，原來一位在清平院山門前坐著。這一位不知何處，待他降臨，方行此事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二位神司齊齊回廟。大聖乃問衛聖神君：「何處公行？」衛聖神君答道：「吾職司衛聖，專保護聖帝明王。只因清平院供奉聖位，怕有往來邪魔穢惡，故此巡察到彼。卻遇演化高僧，職當衛護。」大聖又問報應神司：「何處公行？」神司答道：「村間為善的少，鄉外作惡的又多，報應何時得暇？今日回廟，上聖可有甚事？村民香火可供？」大聖道：「正才鬼使押得一狼到上。」便把鬼使說狼的事，備細又說一番。報應神司便叫左右去查那村間懷孕的婦女是男是女，回報前來。左右頃刻查了來報：「此婦是懷個女胎，他數當為狼食。只因他孝姑，免了他這一宗冤孽。」大聖聽了，乃問神司：「似此婦數當狼食，不知前因何造？」神司乃取冊一查，道：「此婦只因前世背姑飲食，應有狼食之孽。卻喜孝今世之姑，自然消了前生之案。」大聖道：「似此便當與他生一男，如何與他懷一女？」神司道：「數本無生，聊以一女為後。」乃叫左右把狼押到那婦人家，投胎奪舍。

左右領著此狼到得婦人家，卻是舒化的妻小。舒化無子，女也未生一個，卻好見妻懷孕，私自歡喜，道：「便生了一個女兒，也勝如無有。」豈知其妻臨盆，生下是個女胎，心性煩惱起來，怕丈夫不喜，又習成村俗，把個狼轉世的女胎，一時叫婢妾淹殺。這女胎不是那往常的，淹殺一靈，原歸天上，血胞仍返土中。他卻是個精靈怪狼轉化，一魂不散，恨道：「我當初林中不吃你，怕傷了你二命。你今日卻忘恩負義，倒把我淹殺。只教你不得安生，也消不了這宗冤孽。」婦人淹殺了女兒，舒化方入房來，聞得此事，大罵婢妾，深怪妻小。婦人見丈夫不喜，自己又在月中，氣血正爾不足，怎奈狼恨冤愆，一病不起。此狼大弄精怪，作吵作耗，青天白日，舒化見魅見邪。此狼吵出興來，便在這村鄉大家小戶，作妖作怪。他卻有聽過經文、見過道場這一種善因，乃在村間專一吵鬧行惡的人家，便是絲毫過失，偏他就知；若是行善人家，他不但不去吵鬧，且去撮補些好與那善人。村裡人家受不盡怪狼的吵鬧，齊齊備了香燭，特拜顯靈廟中，說道：「神司專為保護一方。今有怪物吵鬧，一村人民不安。神司何事，乞求威靈剿除。」廟桌上供有籤筒，眾人乃祈禱神籤，跪在堂中，瑣瑣碎碎。三位神司觀見在上，彼此也動愛眾慈心，卻各相計議。衛聖神君說道：「怪狼擾害村人，當為眾驅除。」顯靈大聖道：「狼有一宗好處，他害的是村惡，保的是村善。我等為善惡兩途，欲示垂戒，正好由他去吵鬧行惡的。」報應神司道：「即此便是報應。只是這村眾尚迷而不悟。」顯靈大聖道：「乘眾祈籤，便示他幾句籤文神意。」乃降一籤，上說道：

我本顯靈神與司，人間舉意我先知。

怪作妖魔分善惡，誰教作事把心欺！

村眾祈了籤，念了詩句聖意，你問我，我問你。一個道：「老兄，你可有甚惡事麼？」一個道：「老兄，你家想不曾行些善事，這籤意明明說出：作事欺心。」只見舒化道：「列位不消說了，我知這惡事做的欺心，神靈知道了。」卻是何事，下回自曉。